皇明史概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三

朱國禎輯

侍郎二 公

公名性善初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乙丑進士上第過御前 上見其容止安重屬目久之謂侍臣曰向唱名性善者君子也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為編修初誠意伯劉基薨 上遣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出書石室中蓋觀象玩占閃術也從鐸詣闕 上之命簡工書者數人入便殿繕錄性善與焉天威嚴重進見者無不人人惴恐或戰汗不成一字性善動止

安雅書法姸正　上嘉悅賜酒食時詩讀臣劉性善留中竟日家人以爲必死旣出乃大驚久之拜禮部左侍郎薦遂流人薛正言等雲南布政使蔣宜可方詠請籍亦以薦起副都御史　建文帝在東宮已熟性善名旣卽位一日退朝獨留賜坐問以治天下之要使書以進性善益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權奸所尼一日請對曰陛下不以臣迂猥承顧問臣旣備塵聖聽許臣必行今而詔書云然所謂爲法自奐然何以信天下　帝爲之動容未幾北師南下　建文帝命改副都監平安軍大戰靈璧敗績遂與大理丞彭與

明與明萬安人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給事中歷刑部員外郎建文元年歷湖廣僉事尋陞大理寺丞慕勤律已剛毅寡言敏達能斷四年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參諸將與明為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璧會何福戰敗被執與陳性善友之一日既執文皇遣歸諭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惡憤棄官變姓名遁去越數年歸窮餓憔悴殆不可識或詢其故泣不言明日竟遁不知所終

欽天監副劉伯完伯完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簡通曆象占步風角者飛得衣食於官尸有征討必選通知天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曆法起嘗人歷官欽天監副言多前中北兵南下在歷城候軍中從何福戰靈璧敗績被獲釋還竟亾去莫知所終

指揮王資等數十餘人皆被執　文皇旋縱遣之性善曰辱命罪也何以見吾君朝服躍馬入于河以死後加追戮家從已而赦還洪熙初邑人吳縣傳其事時餘姚黃墀陳子方與性善同死節墀有詩曰為臣真欲効

全忠豈料蘖成與叛同子方詩曰北狩綠藏青史筆南還

猶是白頭公

侍郎陳公

公名植廬江人元末舉鄉試不仕洪武間起吏部主事

建文中歷兵部侍郎監戰江上慷慨誓師有督將謀降

燕者植責以大義甚厲督將恨殺之出迎降而自陳功

於　文皇文皇立誅督將使人飲葬之植家不知　上

意遂匿無敢會葬者

侍郎董公

公名倫字安常先山東恩縣人後徙宛平縣遨遊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遊恩縣古貝州也因稱貝州先生元末徵辟不出　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薦倫徵爲贊善大夫事　懿文太子陳說多長厚語　高皇聞而善之十八年陞左春坊大學士東宮罷二十五年出爲河南左叅政盡心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儒爲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多當　上意又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召伯衡爲陜西叅議三十年詿誤免官與敎滇南　太孫

憐其老賜道里費行至成都蜀獻王深重之賦詩八章
道行至滇作養成就雖鬌童叟暨皆知向方　建文即
位以東宮舊臣召至京師拜禮部侍郎兼學士與方孝
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及髹几玉鳩杖各一
賜之倫上表謝畧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
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
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
物或有顚連之歎或曰此孝孺代筆也初御史解縉嘗
代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書泰根縉中傷縉　上令
縉十年著述來京擢用未及期　上崩縉赴臨有司嫉

之謂非詔旨謫縉河州衛吏倫與縉善左右之得召還
為翰林待詔倫質直敦厚富文學為時所重建文間屢
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北兵至倫年八十餘令致仕出
京悒悒成疾數月卒

訓導林公

公名大同字逢吉先長樂人曾祖以下皆官常熟因家
焉大同幼孤苦力學六經子史手自抄讀不問寒暑洪
武中為開封訓導以病歸永樂中再遣人取召卒以疾
辭所著易經輿義并文藁若干卷

永樂初洞庭湖濱有隱者自號洞庭居士巳後有二人

至居一室嘗洸湖大醉輙大哭居士病革乃呼鄰曰我
建文時編修也死葬訖二人始去林訓導特往哭之

少卿高公

公名巽志（一作遜志）字士敏號嗇菴先蕭縣人元末父總爲浙東宣慰都事遂僑寓嘉禾幼好學善文辭一時文章巨家如貢（師泰）周（伯琦）鄭（之韜）公皆師事之故其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以薦爲鄖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轉秦府紀善累官侍講學士未幾引退又召爲試吏部侍郎以事去官謫居朐山弟士表往省之有送弟南歸序建文元年召爲太常右少卿兼學士庚辰會試禮部尚書陳（迪）侍中黃（觀）知貢舉公與董（倫）爲考試官取吉水王（艮）常熟黃（鉞）莆田陳

繼之廬陵胡廣崇仁吳溥建安楊子榮新淦金幼孜石首楊溥
武進胡濙太康顧佐時稱得人選志存沒不可考一日年譜文志
葬在嘉興解東楊是科同預數擧者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史官
吳昉兼惠仲趙友士徐旭張東異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皆一時
之選惟惠仲王度亟難餘皆位如故徐旭永樂初為吏部
郎中與逢吉皆預重修高廟實錄旭陞國子祭酒士吉永
樂初為僉都御史

按察使王公

公名良字天性祥符縣人洪武二十六年任僉都御史二十七年遷刑部侍郎建文初爲刑部左侍郎辛巳坐問燕軍較罪未減出爲浙江按察使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步武非人也金川門之變慟哭誓必死　文皇以前事頗德之特召將大用使者至良跣下獄詰旦縛出期戮以徇道中忽衆鼓譟起奪去良還坐堂上收抱司印及其餘九印悉縢置於篋携歸入門謂妻曰我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爾妻厲聲曰我不難處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從容饋良食抱其子欷歔如廁自投

於池而死良久往覓子匍匐池旁其鞋猶在頃之之屍浮起矣良殯殮畢積薪閉戶戒其家人毋得出或云寫遺囑付家人命妾抱幼子往某僉事家以宗祀爲托或云良子時方髫亂夜以托鄉人之商於杭者遂舉火以印投之與家人同赴火死時六月二十一日也事聞　文皇曰死自其分印吾　父皇所制擅毀之特可罪耳詔徙其家於邊既而風雨晦瞑人或見其出沒後至者不敢居台人陳璉私謚其事翰林編修黃佐爲之傳正德戊寅按察使梁材始即司門內東南水鹽亭爲祠祀之榜曰忠節提學副使劉瑞萬潮皆記之瑞銘曰允烈王公妥其靈矣火其身不火其名

矣億千百世赫且明矣時有李文敏蔚州人監生爲御
史陞四川按察使永樂中以姧惡誅
朱史氏曰幽冥之事自不可據或謂正德戊寅公之廟
祀由見形而然御史王彬亦于正統年間白日見于楊
州察院與某御史談其死事然後祀名宦是可信與曰
可信不曰在地爲河嶽在天爲星辰明則復爲人而幽
則復爲神乎二復字最妙百千萬轉莫可窮盡謂二公
偶然見形可也謂千佰死難之人其形日日皆見亦可
也靈之妥也在後死或于鄉或于宦在在有之不獨二
公光之赫且明也見不見未足加損而其見也亦足爲

二公之佳話劉學憲之銘可思也已學憲名瑞內江縣人弘治丙辰進士少敏甚日記千言爲文有奇氣選庶吉士授檢討目稽古自誓至於應酬敍述厭塵遠俗悉根理道逆瑾惡之致仕寓居瀘州五年起用內艱十年再起浙江提學副使公明敎拔皆知名士陞南太僕寺少卿署故在滁作碑記與起者尤多歷光祿太常卿歷禮部右侍郎皆在南李行諸蔚然爲縉紳所稱沒之日無以爲殮賻南禮部尙書隆慶元年從孫侍御羅褒賜謚文肅　萬湖字汝信進賢人正德辛未登發閘始推官寧國擢儀制主擧　武廟南巡抗疏止營杖瀕死楊邃菴賦詩請江西君丁　世宗立召復職擢浙江提學僉事遷按淸萬之有學窺聖賢之奧才兼儒吏之全等語累官延綏巡撫不副都嘉靖壬寅言官論邊事調用行至宜君卒年五十六

按察副使程公

公名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上世徙杭再徙崇德今浙桐鄉父德剛字克柔通書史法律負才氣不仕元將路戍兵過阜林暴掠爲陳利害成悟戢其部衆欲奏官之以疾辭本立少有大志從邑人鮑恂貝瓊遊讀書不務章句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壽康喪父母葬祭以禮敦行誼南臺論薦與官力辭不就鄉人稱爲孝隱先生嘗執手告公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質近厚年且富當務聖賢之學公遂篤志修檢聞金華朱克修得考亭正傳于白雲許先生往問學焉寓金

華最久造詣益深國初舉明經秀才洪武九年除泰府
引禮舍人同秦晉燕府官僚召見奉天門賜馬楮幣毋
數去官十三年補周府從王之國大梁二十年春進長
史從王來朝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
家大梁携一僕之任時六詔初附叛服靡常酋長可伐
㣲誘百夷為逆公單騎入夷巢諭之酋咸感悅歸附西
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紞皆禮重之委以統領守禦公深
憫民夷之患矢心盡瘁以救一方創為賑濟安撫之策
未嘗以文法自委歷道險遠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大
理鶴慶麗江永昌徧往撫綏週饑便宜賑恤民夷稍安

二十五年英卒公爲文祭英英宗入重請撰碑記述功德許之三十一年奏討入京還鄉應天府尹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其學行政事宜留中朝後入翰林充纂修官修　太祖實錄未幾陞試左僉都御史作御史箴自勵尋即眞除入之外不通餽謁時稱清御史建文三年坐失陪祀謫降仍留翰林編纂明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行北兵入京自縊死一曰逮入京自盡于壬午六月十三日此日　文皇方入金川門清宮水殿退也　文皇即位追奪官籍其家無遺貲所著有與隱集十卷後百三十年布政使吳昂刻於閩林庭榻爲之序比于古之夷齊齊東洪武庚戌旌表孝子知

縣王文禮重之

司業豊公

公名寅初字復初先瑞昌人後徙於鄞洪武中國子司業抗疏諫張燈謫德化教諭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年百五歲卒子慶　慶正統己未進士兵科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繫詔獄　景皇方怒章鍾廖有言痛與杖偶忘慶得免　英廟復辟陞河南參政論周府内官不法事　上嘉之陞左布政正糧稅之派清徭役之編中州稱便廉弊大者一日行部有倉知縣懼無以紓解乃以自金爲煙餛之喻數初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公佯日試然之乎廳子曰然而不然也又曰不然則還之耳

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然蠹出之以易可然者自
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
事也人謂此一事持巳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
焉凡納賄于上官者上官惡其染也暴揚之衆謂其有
以求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于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
法乎子耘教授耘子然
顯宇然學少頴異志趣卓絕讀書署其壁曰立志當以
聖人爲的遜第一等事於人即非夫也十六母王氏喪
廬墓鄉守姜昻昻字恒顒吳縣人也端重介特不苟言
笑好讀書選士知象強縣一意愛民
所至建白以不寬門無私卒獄無濡因三年召試御
史方正李戎省得律率再列就論狀午門外親老既命

清理履是戎籍擢知河南府歲大旱至則雨闕常足洛人作歌頌焉吏白事退終日閉閤觀書隸篆懸不用母年八十歲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三至乞解滿任或云它日除邊遠自劾乃改知寧波同官皆減去輿馬自木貢使過郡望風飲戢不敢譁六年復以母老奏進臨是參政不起母卒服闋部使者奏起責以疾生平取予毫不敢苟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食蔬子弟學書不得用官紙筆非歲首未嘗燕客不受人亦未嘗假人權要請託一切報罷以是人多不悅而亦不能毀也器之曰此吾郡顏子也師事姚鏌弘治乙卯鄉薦己未廷對　孝廟親閱卷奇之置第一已易第二特賜狀元袍帶授編修陞侍講與修　孝宗實錄轉諭德遷瑾用事出掌南院考滿歸省外艱乞終養繼母不報復原職　世宗立陞學士詔定大禮議不合用事者擯以危禍卒守前議不變遂

得罪戍鎮番衛居十三年杜門著書絕口時事嘉靖丁
酉卒然性嚴重不妄交博極群籍潛心六經尤邃於禮
文古雅典則不規規摹擬而出入弛張一不盩於矩度
余仁之八作尤其所長嘗同考禮闈主試順天武舉各一
著有詩正說古易傳義禮教儀節自庵集一齋集子
長坊解元嘉靖癸未進士南吏部主事工書法次拜

御史韓公　員外郎王公

公名郁字康郁鉛山人爲御史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貴則　孝康皇帝手足尊則　陛下叔父使　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故至此夫脣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竄湘王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與輒乏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

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　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疏者續之不堅　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臣至迂感慰至厚不敢不言幸垂洞鑒與滅繼絶釋代王之囚植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　文皇未至郁先逃去曾孫和天順巳卯舉人乙榜漂水教諭嚴毅方正篤學力行處家治衆一依古禮人多化之爲縣令張昺所重人稱才可濟世惜

其用之小也郁同時同邑王直字德良由鄉貢授禮部員外郎　建文即位與韓郁力諫　陛下變祖法削親王起二大故而不知收天之所壞不可支矣不聽郁去之直呼曰子去我諫不失智士仁人然子雖行毋自金玉而忘我國家三四追隨大慟而別　文皇清宮執直問罪直正色不應忤　旨部臣以直曾力諍　建文君有王魏之忠奏保獲免死

入御史

曾公名鳳韶一曰唐姓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會諸藩王來朝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情由皇道不拜大不敬　建文皇帝曰至親勿問北兵逼議遺書燕使罷兵息民無敢行者鳳韶慷慨請行姚廣孝言于　文皇却其書乃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皆不報北兵起入京召復御史不至加吏部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立朝剛鯁之膓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

含笑於地下而不愧我文天祥屬妻李及子丞望曰我
必勿易我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

王公

王公名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肆力經書稽理修辭為
人所師儒士薦拜御史糺科必持大體疏十餘上多見
用　高皇帝崩諸藩不靖與齊泰等會議兵事庚辰監
會試李景隆敗績退保濟南歷城侯盛庸代度密陳便
宜可制勝者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用事忌
庸等功掩已讒間遂行度與謀者皆見疏辛巳夏六月
濟南告急師累敗度奏請募兵益貞楊戍兵壬午春小

河之捷勞師徐州還夏五月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等畫策以死社稷爲言秋七月坐黨禍戍賀縣譎不還閶門被縶實於法時年四十七按恩大記云度華除初爲御史王寅志云或曰令南海三年始召拜則其拜官之年今皆無的據矣又云度居邑之東平坊因往役藩司牧伯禮爲其子師會朝使祭南海神設席度與焉酒闌作詩即席口占數絕多所規諷或記其咏橄欖曰南海飛騎薦荔枝誰知橄欖更清奇只因根托尋常地無自吹嘘到帝畿因詢十事大奇之又度死姻家連坐一百五十五戶籍長王宗錫冀逃脫詭稱度爲他産冐籍然

亦莫能免也

王公

王公名彬字文質東平人洪武中進士御史廵按江淮北歸日南彬方在楊州括鐵糧修樓櫓餙器械鋭意守禦指揮鄧崇剛沉鷙善謀彬使贊其軍崇剛因勸彬躬擐危激示忠憤內其言日夜廵城率厲將士七日不解甲堉難師畏之揚州衛指揮王禮謀以城降詗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揚有力人能舉千斤彬恒以自隨北將移王招諭揚州飛羽書入城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禮第宗及其黨欲應之憚力人莫敢覘巳乃厚啗力

人丹誘其千出彬適解甲洛宗等先約千戶徐政爲內應矣入即豎中縛彬并剛縋城送北師破獄出禮等與俱降北將欲降彬彬不屈死剛亦死之府衞官皆降江都知縣張本尚爲守禦計其丹丘曰此天命也違天不祥於是本亦率江都父老請北師降即以本知揚州府後歷官兵部尚書

高公

高公名翔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明經徵爲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當上心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文皇兵至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多

不遜遂族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連公

連公名楹襄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左春坊太子贊善啟沃甚多　高皇美其剛正改御史久任十餘年北兵起與御史姚鏞相誓死廷臣有二者輒罵章彈奏立金川門下冒馬首欲犯　文皇被擒詞色不屈引頸受刃有曰氣沖天尸僵立不仆

甘公名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御史剛介持正敢言中臺推重之北兵至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又御史王琎蘇州人坐匿姦黨誅

董公

董公名鏞或作庸不知始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時爲御史諸御史有志節效忠本朝者時時會鏞所誓不負此心將效豫二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城開後爲衆所持謂鏞逆黨也論死家徙戍邊

林公

林公名英字彥叔古田人洪武二十九年由貢士選御史有言英書生卒難重任者　太祖以狀授英諭使供職英竭心奉詔屢建讜言大都以重郡縣順民心爲本太祖從嘉之賜廐馬楮幣建文初請裁抑宗藩在行主父偃之策疏入不報復劾奏李景隆誤國其語激切反爲所中下都察院栲訊謫知瑞安時民多逋亾在者苦稅差爲按畝丈量所餘虛糧令墾荒補之立鄉約行文公家禮建立齋舍與諸生講學北師起用御史大夫練清言還英舊職命與翰林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比至勢不可爲歎曰臣生無補於時死有負於國天命將傾

力難以濟再拜自經時年三十有四　文皇帝位取練
安等罪人家屬英妻宋氏繫獄自經死

謝公

謝公名昇沛縣人建文時爲御史練兵給餉夙夜効力
兵後不屈死父旺子咬兒譎戍金齒

丁公

丁公名志方聊城人洪武乙丑進士吳橋知縣擢御史
北兵逼京城謂妻韓曰師至城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
其携幼子潛歸撫之以延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
之子賢甫十歲易姓爲龐孫毅中成化丁酉鄉試始復

其姓

牛公

牛公名景先官御史金川門失守易服背遁至丹陽遇一僧云徐行吉遠行凶遂改姓名徐行夾于杭州寺中後因究治齊黃事執景先次妻劉氏沒入教坊劉氏夾遺子名能能娶吳氏生智智娶顧氏生誠誠娶朱氏生鐵鐵娶張氏生濱凡五世不肯失身辱祖萬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祠祭郎葛寅亮詢訪忠良之家大賜洗滌知濱果係嫡派與文呈堂云看得該院樂工多係忠臣後裔但久離桑梓習染煙花鄉黨薄為下流無[illegible]

[illegible]之望田廬化作烏有徒增禾黍之悲今之還鄉[illegible]

一流徒衆樂戶皆自洸晦徐濱獨首先舉明世派既有可尋衆證又多相合揆情度勢諒非詭誑況自來伉儷爲偶並無樂婦營生歷世相仍家聲未隕夫清白入籍不亂先德彌著其堅貞既有寬恤之條合從釋放之例庶上彰

國典下慰忠寃伏候批示准令徐濱改爲牛濱出院從良部科冊籍除名仍給護身批照任從五城二縣地方居住生理備由稟堂率批時署事者萊臺山少師也忠義後毘久塵穢籍能自洗拔殊爲快事俱依擬并除名給照公之官蜀奴生矜皆無改至是始明雖妻子被教故列于此

主事巨公　樊公　徐公　劉公

公名敬平涼人初爲御史伉直敢言建文中爲戶部主事充史官淸愼有聲後與陳廸同被逮責問不屈死之夷其族

樊公

樊公名士信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建文中以兵部主事守淮河北兵南下士信禦之力不支遂死後夷其族

徐公

徐公名子權新淦人今分屬峽江洪武十八年進士爲

刑部主事北兵至聞練子寧死慟哭賦詩有魁首謝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自經死

尚書劉公

劉原弼字良輔扶溝縣人洪武中以貢任刑部主事北兵入京城原弼率家人巷戰遇害死索遺骸不可得其家刻木為人葬之六世孫自強云　自強字體乾嘉靖甲辰進士廣平府推官徵吏部主事歷員外郎忤嚴世蕃已遷太僕少卿猶出為陝西參議晉山西副使管卒上慶乘夜為變城中大駭知慶有變妥選勇士伏旁舍待詰旦慶來摛捽輒斬其首以殉餘黨尾解還陝西參

政進按察使大旱一城以所得水相廨舍旁鑿之泉源
涌出居人神之名劉公井遷湖廣右布政轉左歲侵賑
饑甲子遷應天府尹一尚書以事啣怒擊其隸人什之
右副都撫四川寇黃中負險猾驁會湖湘兵討之爲妖
人蔡伯貫乘閒蹛聚鹵掠策曰中穴鼠耳封而守之可
立斃伯貫出柙虎可急擊勿失輒移師攻貫一鼓殲之
回兵向中所據牛欄坪險絕斬木百章爲雲梯陽攻之
復察山旁側有少蹊督甲士夜銜枚上鉦鼓并作呼聲
震巖谷賊大潰悉降捷聞賜金綺丙寅拜戶部侍郎總
督倉場戊辰轉南右都進南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參留

務庚午入爲刑部尚書奉詔疏薦侍郎趙貞吉布政使曹金荆守趙賢郎中呂雚孫應元後皆著聲實爲名卿萬曆初累疏得歸公内行甚備事兄如父族寡婦若祖姑疏聞於朝旌之請均田議增城蠲重役定水禍爲德於鄉甚多萬曆壬午卒年七十五賜祭葬子懋武蔭爲澂江知府

經歷宋公

公名徵建文元年爲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罪藩宗藩屬籍諸王聞之皆恨徵徵又嘗與謝昇卞景先數言耿李諸將失律懷貳心當治罪 文皇既立得其章疏責

問不屆狄夷族

蘇州知府姚公

公名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志行淳實學識高邁為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淳相唱和洪武中鄉舉為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　太祖以吳承元俗僭靡違式繩以重法囂惡者更持短長訟輒起難治善洞曉政體諳悉人情數延郡賢詢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因俗救正由是衆皆易嚮轉稱大治隱者王賓獨居陋巷躬往候見舍車步人叩門賓問為誰對曰太守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

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耶奕潛心理學尤精於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錢芹芹字繼忠吳人少負氣節欲以奇功自奮元季以策干諸將無所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徐大將軍出北平絕大漠既歸以例解職家居二十年甘貧樂道自守甚高郡守魏善以林德賓之廷文君求直言東山林數穴懷才抱德之上書薦芹吉安知府薦辭用道用道授靖江府直史升為戶部司務署中議事尋署行軍斷事從大將軍諸議軍事會遣芹入奏事道病卒稍條兵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殁歸葬黃山自守甚高善初願見不可得會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於貞木誤致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請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于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

耳善喜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期月朔胥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上坐延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今事有急於此者方煩公料理耳善益竦然請問之芹但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慕之時靖難兵已南下善容結傷郡起兵赴難薦芹爲行軍斷事給事中黃鉞等叅軍事善尋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旋還京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於外善言於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狀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急須召之

詢其名曰令人才孰有過於黃太卿者乃召還二人未
及至金川門失守是時善奉詔還兼督蘇松常鎮嘉五
郡兵勑王未及職　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走蘇
約義共航海舉兵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
往號召爾與彼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公
為麾下許千戶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
舉兵抗我耶公厲聲不避死之時年四十三子節癸戍
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坐配保兒習匠有沈彝者以詩
吊曰奮卒勤王五郡兵南風無力北風鳴清忠自托巴
淵月據史何曾說杲卿聞者悲焉正德中巡撫泰金祀

之鄉賢祠

朱廷皋贊曰維公守蘇懷國隱憂三吳根本寳切畿輔乃消乃息興利剔蠹百凡中程威覃澤布黎庶既寧亦闢賢路委巷窮廬禮勤徒步示民不恌式諭時務矢志勤王作五郡赴壬午之秋痛哉國祚城亾與亾公言弗誤一劍血腥千秋哀慕

楊儀合贊姚善黄鉞曰叔揚克一之死均忠也克一受命于君舉義師作五郡倡雖無成功可謂不負社稷然而身死族夷君子悲之叔揚畢葬赴難屢絕復食恐須臾以待克一之徇命而從容自沈于河不棘以莫觽不

紓以苟生孝不遺親忠不後君信不忘友於乎備美哉賢其生矣

知府陳公 附黄公 楊公

陳公名彦回字士淵莆田人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歸安丞被誣論戍家破彦回謫戍滇南弟彦囧戍遼東大父及母涂子善胥從彦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彦回與祖母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去頗貧不能歸閩邑人黄積良知合州定遠縣往依之遂從其姓更名曰禮積良罷轉依南充縣丞于中和未幾閩中教諭嚴德玫薦彦回明經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者四十日 高皇器之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三月 上崩彦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一曰惟中

薦其文學廉幹陞徽州知府至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祖母卒承重徽父老走京乞留會彥回袞經赴闕自首出身所由并乞訪弟林存亡復其故姓部許之釋前罪不問除彥回戍籍仍還任又乞竟服不許許褒事畢即蒞郡再疏又不許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召徽人泣諭曰吾故備田前罪人也向所蒙恥而受祿者以吾祖母耳祖母沒罔宜自請死 上矜宥之恩大何以報曰走墓下哭甚哀方回署視事徽人各為太守山先是恒以亡命日宗為愧悒悒不自安因號日訥齋屢欲陳首輒自簿

曰祖母年高朝暮朕奈何懸恐二十餘年始得行其志
北兵至江上奉詔糾義勇勤王適彦困至自遼東邂逅
旅邸悲喜交集郡士曹從善往賀愈感泣曰朝庭爲重
身爲輕況身蒙再造又骨肉重聚者乎予固有以處之
矣當遣吾弟歸治家事此勤王報命之秋予身許國他
不卹也爾爲我述一詞以道吾家世顛末仍爲索名筆
書務本二大字以遺吾弟俾其歸以孝弟力田修身克
家爲務庶於國恩家慶爲無負耳時大勢已去新安卒
貞與縛以獻不屈死之年四十七籍其家彦回既去有
黄希范代府事政令嚴明士民信服修武備待賊關變

素服不治事從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議條上防禦策爲錦衣邏卒捕去論奴籍其家

楊公

楊公名任嘉興人母章氏初生有胡僧過之聞啼聲歎曰此兒異日必顯終不免刑戮耳性至孝嗜學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黄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州有政多宜民北師起引疾歸壬午于澄出徵兵往約蘇守姚善航海去善不可于澄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圖舉大事感奮誓奴收集義勇爲人所告任與于澄俱擒至京磔于市任子禮亦坐奴籍產族誅凡九十三

人竊屬金華章范諸姓戍邊者其來任有田二百餘畝

無人承業正德間知府徐珏取爲名宦楊太守衛宗遺

愛祠祭田

理問徐公

公名讓山西布政司理問材氣磊落有口辯應募齎書

物至北平議和解兵受而不答建文四年五月還授衛

鎮撫軍前差遣戰歿

縣丞衛公

公名健山西孝義縣丞讀儒書達吏事膽智過人與徐

讓同應募使北平不答健曰願殿下熟思之亦不聽還

授衛鎮撫與讓同赴軍前差遣後戰歿

知府孫公　徐公

公名[illegible]，字希武，合肥人。洪武中為諸生，以經明行修中制科，[illegible]入學，除戶部度支主事，通敏練達。高皇嘉之，賜鈔[illegible]。陞頃之，上以課程事連坐部官，進諫以傷國體為[illegible]。[illegible]氣峭直，遂謫戍滇南。已而郭資等論薦，召復官，應[illegible]職，禁鄉詩稱旨，拜衛輝知府。毀淫祠，徹浮屠，與學課士，[illegible]民樹畜，驅蝗禱雨，神率效靈。燕王兵起，郡當南北之衝，夙夜防衛，民賴全活。兵既南下，守備內臣倡謀迎附，鎮堅守不下。追　文皇登極，以抗節不附者置之法，乃謫戍山海，歷二十餘年。宣德初，御史王翱首薦

赦回至京師除上饒丞不就卒于邸別號冲玄子有稿若干卷

徐公

徐公名安鄞縣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至山東濟南府太守後調鳳陽壬午燕王自徐州趣南京微服間道從靈璧出鳳陽渡河安謀知之折浮橋絕舟楫以守　上幾一漁舟以濟後正大統罷安放歸田里年餘舉遺逸有司以安姓名上遂得復任居數載鳳陽諸戚里奏安不體　朝廷親親大義庇護細民奪還莊業　上始怒曰朕昔猶為所困况者曹乎遂逮安至謫戍雲南

知府王公

公名璡字器之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謫遼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己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每夜四鼓升堂秉燭讀書聲聞於外或郎詣學課諸生諸生必三鼓赴學無間泮池舊惟一石梁損俸增建左右二梁曰豈可使師生馳中道而入也遇驟雨必躬詣學巡倉視其滲漏輒用蜃灰議而葺之毀諸淫祠或以禍譴爲戒璡曰如其有靈宜降割我躬不汝累也時三皇祠亦在毁中人以爲疑曰此惟天子得祭況於郡罔又況士庶不當祠而祠曰淫不得

祠而祠曰瀆其失一也政教兼舉德化大行五邑俗為之變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肉大怒謂內曰汝尚不識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人稱埋羹太守時武職横暴穗痛抑之洪武壬午北兵已至江上穗遣船取海道勤王為衛吏卒縛至京 文皇問遣舟欲何為對曰泛海直趨瓜州截路耳 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鄞人黃學憲潤玉贊曰富貴不淫患難奚恤神明其心始終一德方行時父喪追贈皆不受寧波人至今思之

一同知石公

公名允常字恒德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官河南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時嘗微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廉知其女爲閹官逼姦而死聞於朝捕官抵大辟群宦銜之糾結巧譖左遷常州同知俄北師起率郡兵防江諸將皆降且責知不可爲棄官歸　文皇登極追錄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洶懼服罪　文皇怒亦解人止贖米五十石命千原官加一秩仍用之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邠瓊甲胄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

病卒舟中遺文曰過安集

知縣顏公

公名瑑字伯璋以字行廬陵人聰敏介直能文辭建文元年徵賢良擢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南北構兵官軍駐德州淮北之民務農給餉瑑布置有方民不告勞三年辛巳六月望北兵直擣濟寧過沛民皆竄匿兵退設法招來之復業如故九月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兆五千築七堡爲備禦計尋調三千益山東軍所存皆疲弱不任戰四年正月兵駐沙河二十二日北兵來攻遣縣丞胡先百戸鄧彥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攻益急呼弟珏暨汝子有爲曰兵勢如此孤城無援事不

可測倘有難激脫身還家白大人無遺傷且爲我善養
得令終爲孝瑱既爲人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爲士臨
難豈容苟免乎取筆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
鑒此情祇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謹書
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城吾徒雖死
心無憾望采氏雖遠聖明滿下二鼓兵入東門指揮王
顯迎降公具冠帶北堂南望再拜經死年五十有爲不
忍去復還見父屍自刎以從俄而諸軍至擒主簿唐子
清與史貴謙俱死珏脫走濟寧踰月還沛詢邑人知父
子屍已爲胡先埋瘞乃至徐告公友人晏璧璧與同舉

有行義宦於徐因爲公傳其事言其善事父母友于兄
弟睦於族婣鄉黨稱其六行無與辭以故守令知而薦
之及爲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牀共食
談論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爲縣之得賢長
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
亾之若公寄百里之命素志巳定視死如歸賢於人遠
矣搢士奇過沛悼之以詩曰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
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跡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佳
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酹丘墳何處是離離荒
草淚空垂正統初御史彭最行部至沛詢諸戶部主事

孟式得其葬處令有司起墳祠祀尹直賛曰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賢侯宰沛百里堅守孤城侯死無二力屈援絶詩以言志衣冠自經于亦剏厥父爲忠臣子爲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惟孝照耀青史

唐公

唐子清在沛有善政民愛之知縣顔伯瑋令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之北兵執子淸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淸曰願從顔令於丁地從之

黄公

黄謙以儒生爲沛典史果敢能戰下伯瑋禮遇之益劝

力盡職北兵執之使至徐部降謙感顏知巳顧與同死死之

鄭公

鄭公名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好古博雅家甚貧抗志毫不妄取蕭然斗室學徒數十人日與講論經理高標勁節一時傾鄕之寧波知府新至素聞其學行聘爲昌國縣訓導尋陞知蕭縣甚得民心建文四年北將王聰來攻力拒城破不屈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妻彭氏妾夏蓮及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姪溫及論北平種田或曰恕常有平燕疏歸起義兵時無

應者遂往就戮葢事定加刑在壬午八月十七日同鄉鍾士懋錄出乃得傳台州祀怨於八忠祠邑祠祀怨及其二女

張公

張公名彥方龍泉縣人建文元年由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樂平知縣四年勤王詔下彥方褰旗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有武弁沮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以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北來游兵執至樂平縣梟首暴屍譙樓下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玷集人謂忠義所感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

向公

向公名朴字遵博浙江慈谿人宋文簡公敏中之後也父壽宗慈湖之學世稱爲樂齋先生朴益精究其旨力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人才以朴應詔陛見　帝問居家何爲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　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也因詢大事何以四節對以其占四時耳授獻縣令單車就道不携妻子兵燹開荆榛春尨磔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漸復業北兵起獻當兵衝無城郭乃集民兵激以忠義與北將譚淵迎戰衆寡不敵被執懷印　死年四十三獻民哀

之拾遺骸葬道左後陳瑛爲都御史瑛亦獻人也懷忿攷事諸臣最深請究治不已有楊姓父子懼瑛知狀發燃貧夜負骨潛葬邑北十里永樂初王中秘尹實北上詢得葬所夜夢朴服血污葛衣共談往事起秉燭爲文來星月往哭之滿川令韓彥起匿其二子於任司諫顧道輯其遺事書于寶峰庵佛座三人者皆義士也二子道淳道徽道淳被徽稱痼疾不赴有王偉元攀柏悲號之風嘉靖間朴祀本縣鄉賢祠隆慶五年又祀獻縣名宦祠萬曆初奉　部撫按建祠本縣北門外王尹實韓彥復顧道附祀別室楊氏父子服食焉

知州蔡公

公名運南康人洪武中以貢士歷四川叅政清勁直諒不諧於俗尋罷歸建文中復起賓州知州有惠政後以奸黨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吏目鄭公

公名華臨海人字思孝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稱旨受賞建文元年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乃稱病尋醫攜家托友人無錫丞趙大進亟還州州長貳以下盡棄城走華獨率

民吏憑城效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
朱能攻陷東阿分兵敵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
請援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屈死時年甫三十台州
祀於八忠祠

縣丞劉公

公名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爲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　建文皇帝詔求言上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而六卿秩卑於五府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收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采用陞武進丞修學政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毀淫祠縣飭作善教坊再思亭風厲民庶訟省野闢流亡來歸建文三年賜璽書褒

美四年縣民李德茂爲阿寶作亂白郡守毋令滋蔓舉衆擒首惡戮之論降散其黨北兵方急尚遣使勞以金帛　文皇卽位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攺舊制又坐他事罷歸遂杜門不復出有薦修永樂大典者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御史尹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爲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　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爲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璡曰孔子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典史周公

公名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貢入太學授永淸典史居官廉謹攝令事捕盜弭盜措置有方俄而北兵起一時守令多相率迎降永淸地尤近縉極力爲拒守計顧其民爭先逃散度不可爲懷印南奔道聞母喪還家葬畢即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略具聞南師潰天命去矣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即其家捕獲械送京師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闕下獄久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屏跡田園年八十而終吳文定寬爲縉傳有曰以愧世之爲丁公而倖免者嗟夫夫縉亦所

謂不可奪志者哉是時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兵起時俱棄職遠避宜置法與俱遠戍韶此曹二心也寧等不可攷矣

教諭王公　陳公

公名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鄉薦至京部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獨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上親試稱旨當殊擢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雎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義而舍之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稱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諸生皆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邑人周鳳岐爲卽墨主簿聞北兵至濟陽女泣曰吾父必不生矣三遣人訪竟得遺骸歸葬後有司祀之學宮

省子禎成化中亦抗節死于賊有傳

陳公

公名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義洪武末爲漳州府學教授以忠孝行藝勗諸生隨才教誨多所成就　文皇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玨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死於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思賢侑以六生

皇明遜國臣傳卷之三終